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四

豫章

弟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

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
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
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
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澗
阨荆阮方城殺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
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
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
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

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塞
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
海之內四方各三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
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西至于西
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乃有
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
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

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
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
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
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
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
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
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
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
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

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
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
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
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
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
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
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
人夭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
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于目
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
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于耳血脉屬焉
赤色主心早壯主天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
日月入焉其人竅通于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
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
之所積也蟄虫之所伏也其人竅通于陰骨幹屬焉
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竅通于口。膚肉
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產也。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楚宮之犀象焉。西南
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
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系麻魚鹽出
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

之毛土爲之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
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
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
玉英上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
氣多暗風氣多聲林氣多瘞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
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瘵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
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堅上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
美桂土人醜鬻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
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爲
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
之爲言護也。大湯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
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方爲恒山。
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
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
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爲南

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
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
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
北不其會歸于東海已乎卽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
河北諸山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而來爲華岳爲析城
王屋爲雷首爲太行爲恒岳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
皆來目岷峨繇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爲
南岳散爲廬阜爲會稽鴈蕩爲金陵又別爲閩粵是
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

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
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于古歟所載惟土田
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兗土黑墳田中下青
王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土
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墳墟
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黃壤田上上以今考
之各州之土田果異于古歟所載惟物產也自冀之
厥賦上上所賦總銚秭粟米以至兗則草露木條厥
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泉鉛松怪石徐草木斬包

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楊草天木喬貢惟金三品瑤
混篠竹齒革荊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柶幹栝桐礪
砥斨丹豫貢漆臬絲紵織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磬
磬熊狐狸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
產果異于古歟蓋兖州可穆而濟河之兗如故也梁
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
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于九州之內分爲五
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

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邵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
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
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干唐堯
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
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
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
凡九十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

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
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
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
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
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
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
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
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
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
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
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
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
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
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
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
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
川曰滎雒浸曰波澆其利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
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
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魚民二男二
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壑川曰河涉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
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
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澤清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
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涉其浸菑特其
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
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栢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陘

夷其澤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
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

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蓋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

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

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

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旣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統言萬里者亦大畧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卽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畧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

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
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
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
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
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
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
西去犬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
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
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蓋先王不過因諸侯

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
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
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于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
哉陵夷至于戡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
年周後自分爲東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
并天下懲艾戡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于
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
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
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壤
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
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
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
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
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
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
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

邑涿鹿虞世南陔蒼梧夏禹夏巡會稽然則後世近
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遠焉可知以至
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輿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
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咸糜耗
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
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
目相君長八紘之中基布星分畫爲萬國其侯邦所
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
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

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
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拏兵不
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
勞于服遠哉亦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
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
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
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十餘國
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
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啻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

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
時通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
陲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
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
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寔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
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于上國于會稽蒼梧何有哉
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禮
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
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

尺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
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
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
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
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
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
單于臺隋陽帝幸鴈門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
以勤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
老而無辭後土之所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

故勞民盡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遠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言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

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于周室甚
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
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陽胃也故宋
衛中山處于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于人則
重而六國知兵合于三晉以瀆秦則雖自帝不
足于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縱敗橫成韓南
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
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強有韓爲
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三晉既舉南顧齊楚無藩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繼覆并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于遠交而近攻。其說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

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繇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甌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嗣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鬪轉戰于滎陽。成臯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今戍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悉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擾弊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
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
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之地矣鄧食
其苟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通五
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閩之中也故
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所傳稱夏禹有釣臺之
享今陽翟縣有釣臺陵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
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卽
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卽今之

榮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卽今之鄢陵縣也。楚
敗晉師于邲，卽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
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
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
卽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每
爲重鎮。卽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
未易殫舉。則荀躒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
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
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致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各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輩得
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
政以平齊地聿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
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
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
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
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
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強弱剛脆固不等哉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
圖歸一凡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
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
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
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
陰壽陽四口角城爲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
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灊上
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泊

符堅東平慕容皝西南陷蜀漢西北剋姑臧則漢水
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豫司
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
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符姚衰亂
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
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
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
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
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寇魏碭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
軍北伐西寇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
碭碭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主大武總師經彭城
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賸後魏又
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
淮爲北境僑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
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彭城
東陽皆爲朱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
之世雖未嘗忽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

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揖之素志
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
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
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
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
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
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
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
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于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夏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開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趣河洛。魏人歛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玄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

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歛戍之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曰胡虜歛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玄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玄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竟以退怯失利而玄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

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也况當時大武之在魏內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剪滅蹂躪之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讐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無惟乎青徐兗豫之地相繼復歿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

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

歷三十有一年而亡慕容雋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待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纒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

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頗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益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胸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卽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蹙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

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澧戍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

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
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
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
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
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城于是西
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楓彭城
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
鎮守將多有取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
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

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莊
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累
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
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
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
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
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剋西師來伐至于却山後
神武又圍玉壁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
世命將畧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
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
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
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
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
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門孔
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
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旣平江陵自是

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

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人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

氏暴骨于關河符姚染血于淮涓慕容拓拔闔闔蚡
鷲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業可乘也王敦
蘇峻踵逆上遊孫恩盧循訶亂海嶺桓玄侯景荼毒
江湖李特譙縱崛起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
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
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興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速
徵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滂帑
藏益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
繹搔糜秦之鹿已奔下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

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沒于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呂梁之役匹馬無反彥之退舍資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闕積齊人如涓皆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殫紀旣軍敗于外國疲于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于服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

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衛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偽而憤識之必俟一旦驟臨洞擊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與湯后之雲霓仗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是其緩于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于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最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

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日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

進獻地錢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城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神考先取緩州○韓絳繼取銀州○王

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
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淳
圖安驪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
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始與之也迨元祐更
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
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
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
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州寧塞龍支等建中靖國
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函變前議專以紹述

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葛郭三州二十餘
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
空駕虛馳驚于元符封域之表訖于重和旣立靖夏
制羗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虜
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熙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
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闔城砦堡紛然
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
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
皇○渡○江○駢○驛○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

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
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
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
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
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
登湘山夏禹東巡而登會稽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
趾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
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
爲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

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逮夫秦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東。東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旣被，君子出焉，繇是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篁，筚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勾踐種蠶，焦勞辛苦收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庫，剗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驅理矣。蒞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

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興
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
詩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廷錫光以諸華之
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而又漢魏
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表冠轉而南渡故西
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明風教茲美端與
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
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
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

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十之十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

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歲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

萬餘緡而皆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選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講興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斯焉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于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徃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

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徃徃指燕雲河湟爲重。指江湖川廣爲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于華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爲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爲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爲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

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
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開之。資以富疆海
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
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矣。蓋三代以前
天運王于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
夷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
東南。高陽疆蟠木而宅龍城。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
高宗覃伐于鬼方。文王遠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勳。
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于蒼梧。夏禹東巡。則殛

于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于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微倖常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秦僭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旣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爲異域大抵開羗狄爲郡縣

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
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濟○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
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強○魏○武○克○朔○方○孫○皓○
潘○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
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
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
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
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闔○洞○
開○叔○寶○荒○潘○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

也。項王殘忍，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
 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
 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霸于南，夏
 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
 利與亡之數，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
 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
 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
 躡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
 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

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
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
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
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
而後雜以羌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
易而又邊以蠻僚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
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
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
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

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爲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

東南之地磽瘠多用疇而利耕布故繇古以來西北之人裕于賄而患于飢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賄常資于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蹶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

在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
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
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
之兵利于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
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
之衆墮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
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柔
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
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

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
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
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
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
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
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
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
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

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

盧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莫重于潯陽而舒斬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
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
三國六朝之間爭戡攻守嘗從事于此矣恨其
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于
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
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
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
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業而于淮之地則有

肝胎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
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
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
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
互有勝負。而鐘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
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
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所失
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
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咐囑之語。

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
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
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
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
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
洛之地劉典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
一臧質肝胎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
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

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
剝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
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
離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
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
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
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
樊城自舟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
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

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
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
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
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
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義○之○與○商○
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
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拾○淮○
而○守○江○豈○不○繆○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

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
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
運巴屬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
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
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
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
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
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
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

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燬。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旣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

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
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
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
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
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
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
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
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
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

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
淮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
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
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
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
形勢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
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
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
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

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晝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

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

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湖衆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常都于

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

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

九江爲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運

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

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

以蔽全吳。夫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若乃自蜀江東下，黃河注而天下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楚

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
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
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
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于
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
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透迤
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
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
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戡吳兵騁于趙代之

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

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戡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戡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

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
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
河南以徵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碁終無
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
豈惟力之不迨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
人之守在巴蜀而賊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
而賊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
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
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

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兩京威燄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垓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于睢陽乎抑亦有賴于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大半

得人則重失人則輕最爾危城屹爲重鎮者無
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
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
塵潰南朝大振而滅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
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
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
南江淮震駭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
李唐之季黃巢誑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
犖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

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隄鄴保冀李憲阻舒
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
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賔
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
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
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
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
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
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

釋○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四朝疆域

明興我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汎掃寰宇盡復五帝三王盛漢全唐所自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統于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嚮明而建今京師而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爲十有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干里而州而郡星列碁置屬于省司以達于天子而衛所

視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袤于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洪武三年。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書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爲圖。以上十六年。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驛。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宸宇。通衛書。主驛途道里之故。上嘗覽輿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

衆○則○撫○摩○難○徧○此○正○所○當○戒○慎○昔○紂○以○天○下○亡○湯○以○
七○十○里○興○所○係○惟○德○豈○在○地○之○大○小○景○泰○中○詔○修○
寰○宇○通○志○閣○學○士○循○爲○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
爲○書○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爲○四○六○設○庸○
踵○之○何○爲○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
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
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耶○
葉○議○遂○格○書○成○名○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

嘉靖初

天子方思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

幕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
之畧也乃述輿地圖各爲叙紀于首以獻而四方扼
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 上溫旨報命圖留中覽焉
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
法廣圖爲數十縱橫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
十數寒暑而後成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所
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
所與其名山川巖險悉爲標列益稱精密嗣 隆慶
元年楊冢宰博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之差每省

總括其梗槩以爲陞除高下之等第尤爲詳覈蓋四海九州燦然如指掌矣今試舉各省而觀之北直隸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殺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百官寶邊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並稱險阨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脊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塢處降胡其中性農難
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
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窟
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塲莊
田中貴戚曉之家星羅碁布而膏腴坐并驛傳不節
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滌
患尤烈焉南直隸古揚州地南六代都也 高祖

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
爲最急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

俗悍業監多監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
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
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
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推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
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耨地
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費故易以
告饑蘇松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
淪于魚鰲轉餉旣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
吝嗇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游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楊衝而谷。後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大都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皇祖時宿衛。

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襄河中使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那其永孚于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諸築塞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而兗州水

溲爲虐疾苦茲甚矣矧京儲邊餉外王祿是供
六郡徵輸斯爲急青濟依山多鑛賊公私益交病之
而武定爲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
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
之人歸焉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
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然本海運故道聞諸往
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
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
治太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背臨朔易表襄河山有

俯、挹、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忻、
代、以、恭、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
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不、
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
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若、蔚、州、之、鑽、徒、臨、晉、之、屯、卒、
潞、城、之、遠、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
也、然、邊、削、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
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為、甚、乃、邊、卒、叫、呶、
待、哺、動、輒、反、側、至、賊、帥、臣、為、謹、則、積、漸、使、然、非、亟、圖、

不可矣。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臯奧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崖都焉。然平涼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頃年胡騎頗已侵入，鞏鳳延慶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爲一區，水穀自足，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然自移鎮榆林而來，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達內郡矣。其涼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而土魯番洮岷西寧錯入于番族，要在撫輯，鳳沔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

繁塞餉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
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
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平涼尤甚閭閻愁苦焉河南

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閩閩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以
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
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
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
藝今歲賦幾百萬民勞甚矣歸雖陳州一帶地兼數
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守難勦捕則潰逸囚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飲迹而
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
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
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浙江古
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
嚴衢以微饒爲邪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淮
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
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

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衛金華負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弛縱慶元松溪之交歲被侵暴温台並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

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當視四方
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爲上九江獨
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
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雄詔諸山谿會焉連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
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譏察
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
信撫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子
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

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
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湖廣
古荊州地南匯江湖北據元陸武昌其都會也襄鄧
古稱重鎮抗其首備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
南嶽効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雉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
五溪外錯荆楚之扼塞徇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
水患寇盜乘之敲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
于周封而楚俗慆輕鮮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

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皆窳麗糝而難治過此則永
州保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
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以爭奪獲罪
輒假戰功自贖騎橫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
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四川古
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
練之饒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
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蕃籬坤維井絡斗絕諸
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

也。然奸宄內作。縣車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斐。各有慧臣重兵。外戍而上。列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巴屬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已焉。若硯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海。殆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

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
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
處人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
一帶本竊魚鹽之利而山谷遠深逋寇憑之嘯聚然
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過倭寇近通琉球爲溟渤要
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
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絡設提督
鎮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
僻莫如邵武巖訟莫如漳州興泉文物地利甲于八

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兵食爲急視
昔亦已遠矣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
雄連以臨荆吳東肩惠湖以制閩越內開高廉以控
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
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
盡仰諸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
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輦戶斗老今內寇外
夷爲害尤棘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
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獠衢關地除兵耕守並

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爲海北要區。雷州、炎徽、多平
地、腴壤、漣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
之地、反爲、黎穴、乃瀕海、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志
在、貿易、非必、盜邊、顧民、逐山、海、曠野、番船、之利、不勸
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則良民、困
于、徵求、教治、不修、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
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况地、產珠、池番、物
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及、病之、故外
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廣西、古百、粵

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
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
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
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盡遠而苗夷附據爲寇竊不
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
鬱二江之間爲諸蠻窟穴伺間出剽急乃投窟雖有
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然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
六峒與武岡州陽岡接壤徃據之爲桂林北境患柳
慶以西則八寨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罹慘毒而賓州

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殘破旋就平。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筦保障。其在是乎。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截臬。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都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絕異。

兵衛漸疎矣。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牂牁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爲孔道。稍置兵梗坐。令隔絕東西二道。宜闢以待事。大抵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騶張。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箐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命。

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
故泗城恣其狼吞何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踞
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旱節若思南石牙銅仁數郡
界在鎮筸西播莠喇之間地維東川烏蒙諸部師旅
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
富甲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
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總
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
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載夫首則外有

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
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
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
加意于本元之地也 國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
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
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
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
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
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踈盪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

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好也。二祖開

基。列聖續緒逾二百年于茲。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簡九邊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于奔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設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

求他處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
宗藩。淮人苦水潦。卽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
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
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項雖蕩定。
如窶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肢且倒
懸也。如此以爲安。蓋命扁不顧矣。聖王在御。賢公
鄉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黜門教練。取之浙。卒
漁陽突騎。故甲于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
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騶北怨。敗道也。項虜

二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矣。愚以爲不罷浙李則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束其流，洲縮其口，豪俠貴勢宅菽葺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取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成功。頃疏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于往時而遑遑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詔民鼓舞若更生。

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輟贍天下而交
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嗚呼！待澤其他山
徼，海孺君門萬里，懸命于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
覈實有司，則德意不宜；德意不宜，則窮阨遐壤之未
得被其澤也。然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
于周爲燕趙諸國，于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五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
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藉江淮之粟，旁
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開京東瀕海桂葦之

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卽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遼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

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濟之議顧安所得兵
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
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于官後必勾補
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 洪武中
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
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
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
以其閒分曹角射謀藝習兵民業旣成皆安土樂生
而載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 之固亦萬世之利

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散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賦也。羣萃凋數，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簡練，團營精采，故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蒐而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秦伯臣尚能保其民，令無奸匿。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其輦轂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惟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鄉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親對便宜燭間問于衿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嚮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癢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古今都會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聲表旣。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嶠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旣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旣卽帝位。都于平。

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
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
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
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爲水所圯復自
耿而徙于邢蓋頻爲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嗣位
欲復湯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而臣
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怨咨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
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遷于亳從湯所都
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

邠至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
聞崇德亂遂伐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其德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旣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
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旣又以洛爲天下之
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
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旣成謂之
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郊鄠卜曰傳世三十歷年
八百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卽以處殷遺民者

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
留治東都書曰命公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
受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已蓋洛邑天下之至中
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
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
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
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爲犬戎弑于
驪山下平王卽位因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
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爲諸侯

湯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問之禮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居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出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

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
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
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
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
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葢若天所助焉然
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且自平王至
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
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成王周公始增營之周公既沒蓋若陳畢公更居焉
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或周而成
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于生可
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
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
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
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
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功也盤庚之

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五年西
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婁敬說曰：「陛下都維揚，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
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
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
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維以爲此天下
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
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
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
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於秦之故此亦搯天下
之亢而附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
皋西有殽龜背河向洛固以足恃上疑未決以問留
侯張良良曰雖洛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
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
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
而固守獨以一面束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卽日駕西都關
中光武中興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號爲東都而
以前漢所都長安號曰西都後至獻帝時關東兵盛
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
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
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
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公宜事
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率師討伐威之以武

庶幾可全。若欲徒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岬嶮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朱儁亦謂西遷恐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勢，非計之長者。已而卓死，群盜競起，劫帝西竄。曹操因劫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
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覓伺我之際
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
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不復徙都而以補熨爲丹陽
尹熨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後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
經畧中原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
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
上疏曰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
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永無侯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
切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將豈以宅中而圖大勢
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
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
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功竟無成○唐初都于長
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至代宗之時
以吐蕃侵寇欲定都東洛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
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

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濁渭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遷河洛兵墟丘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間者羯胡稱亂九服分崩然而先帝伏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

然近因吐蕃凌逼，鑿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使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關于委任，失所豈可謂泰地非良者哉！今道路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既乏軍儲，又鮮人力，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

里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顧時邁順動迴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卒。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朱朴擢國子博士，上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隨時制事，淵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夫襄郢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

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
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視其山川壯
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惟襄鄧實惟中原
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
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宋初因周漢之舊都
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畱都
焉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
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濶之論也及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旣下仲淹又言

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爲失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皇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焉。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又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駕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

以都闕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
矣焉攸賴哉蓋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
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
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
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
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
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恭布山河爪分列國有唇
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
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

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虜秦隋唐
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與行舉
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
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唯禮樂
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戡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
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
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
于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平戎中宅洛邑。粲然新一
王之政。遠倅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

未一侵伐鼎未夷狄外江邊遇僭竊必也德刑兼修
賊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
燕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
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
膏腴膏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
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
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
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
實并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統而德宗跳豈

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若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耳。朱聃而北朝亂。僭師犯閔。如履門闕。以至典午失馭。藩籬弄兵。往者如織。王賊不嘗傳舍。豈非洛陽失守。賊之備也。歟。燕安起于無虞。燕生于悠久。故載戢載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虞。而士卒瘁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

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乂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卽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繇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繇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實，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

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繇是以論則三烹利害各有攸歸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純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不知長安之地因塞則雖固而包屨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澆嶢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于是而西易輸窳抑于是而易訖朝觀會同于是而易期赴調上

計于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
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
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
于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
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
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邛
洛其庶幾矣迨至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南
渡靡所底止李綱上言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
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以結萬邦之心繇以中

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起之處中原捶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鑿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開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籍巡幸

名國備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係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闔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

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曉諭軍民及以
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
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紆一時之患策無出于此者
高宗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有感泣旣而有詔欲
幸東南避敵網復上言曰夫陝者中國勁兵促馬之
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
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中國之支派也
今與鄰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
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

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首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命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播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堡非北方比賊攻則破如必以幸建康爲安竊

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下，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闊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亡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宗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廵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

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
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
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
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
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蹂陳
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
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
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
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

三者皆夫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
行也其第二劄曰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
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
人力而莫肯先屈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
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
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
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引而歸遂喪河北孫此觀

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
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
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
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
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
殺所謂統軍撻撓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
盟好凡百餘年。○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
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
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詎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
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
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孽果復渡河攻圍我城
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
盜賊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
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
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
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
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

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
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繇此觀之欲聚北之
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
駐蹕之計願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
兵民戴宋之心猶堅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
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致虛知鄧州修葺城池已而江伯彥黃潛善陰主陽
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紛紛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
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蓋久之綱退位

而國議曰：主于和，遂卒幸臨安，而建都焉。孝宗卽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

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
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
所恃謀國之要必負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
魏有成臯趙有井涇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
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
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
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
險今議者徒習越吳之僻固不如知秣陵之通達是

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愚恐
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
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患不爲耳時陳
亮獻中興策亦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
一隅以一隙之地本不足以萬乘之鎮壓且五十年
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
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
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
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異矣。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
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
爭中原。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
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又二百餘年。
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王。今雖南
北分畫。交據往往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
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
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湖北控
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
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誠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
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
江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鷲有謀
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
摩振勵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時不能用

惜哉且夫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
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爲固大河自天
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極中國
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
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
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
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
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
也所以幽冀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鄭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王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此則唐末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末王之王有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

信乎國朝

太祖初下采石處士陶安見說

上

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上悅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堦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裨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殆天授非偶然也乃改應慶路爲應天府置元帥府居焉久之以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吉地定作新居于鍾山之陽在舊
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培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
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
焉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 詔曰朕惟建邦叢以成

大業與王之根本爲先居守夏而治四方立國之模
模最重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
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二年 上 詔諸老臣
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
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

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
日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
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
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
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
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
是始詔以臨濠爲中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
京師之制焉。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

折而東行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
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面繞河外案多壘大河東北徑入海重重包裹故堯
舜禹湯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徒
而南氣大泄燕京旺氣我朝鍾焉中絡發崑崙
東南至岷山繇蜀隴轉北而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
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入後世費繁
今能處之耶繇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關旣鑿是謂
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

之地氣自北以南人爭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秦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折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且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謗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于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則用易輸。

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于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于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紐于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于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于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洛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

國初深見也。永樂十四年十月復詔群臣議營

建北京先自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造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復議

之于是群臣上疏曰北平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

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

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北年車駕

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

可見然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切爲宗社大計

正陛下當爲之時况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寶啓之乞早賜 聖斷
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 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 上從之至十八年宮殿成遂定都焉北龍有
燕山卽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于此故曰燕山
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者故又得金臺古冀州
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
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
最廣舜分冀爲幽與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
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

之中脈綿亘數千里。至于闐歷澣海之玄。屈曲出夷
入貉。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復東
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陽。方廣千餘里。遼東遼
西兩枝。闔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大山諸山
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樂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
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
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展天
壽鴨綠。總其後碣石鑰其門。又按朱子語錄。冀都山
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

登右爲虎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營無關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樞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旣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

又如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晉稱雄左環滄海
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爲西接太行
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
氣磨空而崩斄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
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勢甲天下辰山帶海有金湯
之固蓋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
紫荆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
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且居直北之地
上應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

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洋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笑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國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

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荷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在南。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

以受萬物之所歸。備乎北極之尊。經乎離明之光。而
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西焉以相見。則凡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
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本有如今日者
也。况此乃蕪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
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
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常當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

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越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
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
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
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
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
所及可知矣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
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禦乎
夷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
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

可不爲衰微之慮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
我一朝而我一朝近胡爲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門中
匈奴人寇鋒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
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
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
澶淵三治朝幅幘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
也我一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
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
耳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

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及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克，橫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考，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移其禍而

以異壤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
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才。所操非銳。是積其弱而
以異口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守也。故金元常都于
此。是其爛監。然則金人之禍在夷狄。而監其失則必
固邊圉。選將帥。強兵足食。復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萌
窺伺之心。元人之禍在中國。而監其失則必謹法度。
用賢才。省刑薄歛。使朝綱正。而奸民不敢懷背叛之
心。斯國基固而金湯永矣。

圖書編論曰。嘗謂形勢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

以○雷○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
力○不○足○者○取○之○于○險○雷○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
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
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
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
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
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木○
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
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

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觀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協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易可不審勢以擇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擇險者易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呼乎伏羲畫卦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

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亳亦各有
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
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
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
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
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所將也是故
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勢處上游以制
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
之中和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

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公而下皆
用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在人與力之並用。
雖無險可也。况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
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
卜年之說。謬營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
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蓋已微
矣。而力且弗之競。漢高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
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
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

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
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于晚年末路
司蠟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
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
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
之議洛陽所以爲徒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
行而勢亦弗競于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
山之溺已噬臍無及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
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况七制之

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
德益衰也况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夫則險
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
豈形勝之所能流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

力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繇始也

太宗文

皇帝靖南北巡命阮宏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
繇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爲
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
河人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

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
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
甲而爲張皇之舉誠周禮所以陰陽之會風雨
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
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
之陋固不足以疑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幽
燕以爲王畿外設八府以爲捍衛太行在其西
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
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濟滌浩蕩浴日月而浸

乾坤沉鬱激擇之材雲錦騰曠之馬爲天下最
面明而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
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
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
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
而雜氣之夷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
至險已屬之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
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
于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

于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養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人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樊生于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胥吏之攘剝，而陰瘖于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犬羊陵縱，叅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阜魁爲災，延綏軍民之死，刑于秦

廣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
城者可不張而宿之坎下堙之使天下被其仁
而不知而因以鼓天下之壘壘而一因仍于漢
唐宋末流之弊哉然觀乎二都之力北都爲惡
請得復舉而僭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
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
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
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躡約日可
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

關中者將以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
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
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
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
畏也至于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
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 永樂引汶泗諸水以
溢濟引黃河自漁臺以溢御漳然後漕舟自江
達于浦自河達于 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
之水補土可塞萬一無賴者俾決而迎塞瓜州

之填則江不達于淮矣。塞滌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范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患斯弭矣。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爲不敢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是則善政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出大權也。

四○漢○消○而○京○師○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
則○肅○化○洽○則○頤○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
文○武○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